

肩炮射击

■李芳

★强军故事会

让故事长出锋利的刺刀

山风吹来,他觉得炮管微微有些晃动。把一根1.54米长、40来斤重的炮管,扛在肩膀上,还是有些重了。他把胳膊上的肌肉又缩了缩,整个人就像一尊雕塑,呈下蹲姿势,把炮管稳住了。别看只有200米的距离,中靶并不容易。

他是连队指导员,要是据枪射击的话,无论哪一种射击姿势,无论固定靶还是运动靶,哪怕是夜间打靶,他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。当战士时,他就是团里出了名的“枪王”。

这段时间,正好赶上师长来蹲点,连队进行火炮射击,师长也要跟着去。这让连队干部很头痛,别说是连长了,团长也不能阻止师长去参加连队的火炮射击啊。

来到靶场,设置好靶位、观察所和指挥所,一切就绪。连长跑步来到观察所,向师长报告:“师长同志,一炮连火炮射击准备完毕,请您指示!”

作为炮兵出身的师长,听到炮声就兴奋,看到火炮就手心发痒。他还了礼,大声下达命令:“开始!”

“是!”

一炮连的火炮配备是“82”无后坐力炮,这种炮利于直瞄打击,其最大特点就是便携,既可以集中火力射击,也可以独立操作。在特定的情况下,炮手可以把炮管扛在肩上,在装填手的配合下,一个人瞄准目标,因转移速度快便于袭击敌方重要设施。

大山里的一片坡地上,野草茂密,石块散乱。几门火炮架在射击阵地,一场火炮射击考核即将开始。但见架好的火炮,炮管高昂,直指蓝天,装填手把炮弹端在手里,等待指挥员发布命令。

一炮手眯着眼睛,紧盯瞄准镜,修正着坐标距离。

此时,阵地上的士兵并没有感到师首长正在指挥所观察实弹射击,他们集中精力,协调一致,等待命令,随时待发。只有连队干部神情紧张,生怕战士们打不出好成绩,不好向师长交待。

连长跑步到达指挥位置,右手举起三角指挥旗,向炮手下达了射击的命令。

大山深处,火炮轰鸣,每一发炮弹的出膛,都像一道烈焰,把山间的静谧撕破。都说弹道无痕,然而,在炮弹飞过的地方,产生的巨大气流,把一棵棵马尾松的枝叶,横扫出一条长长的痕迹,像是一条绿色通道。师长把望远镜捧在手里,每一次炮弹出膛,都要举起望远镜。他的目光犀利地追踪着每一道火焰,直到炮弹炸响。从划出的靶位,他看到了一炮连打出的成绩,不是及格,也不是良好,而是优秀。师长不住地点头。

炮声停了,连队干部刚刚松了口气,正要进行下一轮射击时,师长突然出了一

道难题。

“战斗中随时会发生多种情况,我们的打靶也要贴近实战来进行。”接着,他快速给出战场情况:“前方500米处有一辆敌坦克正在向我阵地驶来,这里地形开阔,来不及架炮,现在离我们只有200米了,上级命令立刻摧毁敌目标!”

200米处的“敌坦克”是师长临时设置的一个假想目标,这个假想目标是一根只有2厘米宽的长长木条儿,竖在那里。距离很近,但从炮镜里望去,又是那样的遥远。那么,谁来打这第一炮?连队干部平时高喊口号:我先上,跟我来!关键时刻,当然是主官先上。连长担任炮阵地指挥员,连队主官只有指导员了。

只见指导员从队伍里走出,跑步来到师长面前报告:“报告师长,我一炮连指导员,这一炮,我先打!”

师长点头之后,指导员二话没说,来到火炮阵地。

他右手提起一根炮管,双手协同把它扛在了肩上,然后回头对一排长摆了一下手:“跟我来!”

指导员以冲锋的姿势快速向前移动,后面跟着临时作为装填手的一排长。当他们到了一个掩体之后,指导员单膝跪地,双手稳稳地托住扛在肩膀上的炮管。膝下不是石子就是石块,旁边就有一丛野草,可以减轻皮肤与坚硬地面接触产生的疼痛,如果跪在草丛里,不是理想的射击位置,指导员不假思索地把右膝盖跪在了石块上。

他屏住呼吸,右腿轻轻贴近炮管,一只眼睛紧紧地盯着瞄准镜,然后向指挥员报告。

山风阵阵,远处的树林里蝉鸣不绝于耳,看似如画的风光,诗意十足,但这山风、阳光、蝉鸣,都是火炮射击前的不利因素。每有山风吹来,指导员就不得不再一次修正火炮瞄准镜里的数值。

“预备,放!”

随着指挥员的口令下达,炮弹从膛里火舌一样地喷出,第一发炮弹,击中了目标。

“继续!”

装填手快速地把炮弹塞进了还在冒着青烟的炮管,指导员准确掌握击发时机,他透过炮镜,修正好数值,又一次扣动了击发键。

炮弹出膛,发出一声怒吼,瞬间,前边的靶杆被摧毁。连开两炮,炮炮击中靶心,师长不由得连声叫好。

当指挥员再一次下达命令时,师长下达了停止射击的指令。他笑着说:“节省一枚炮弹吧,已经打得很优秀了,把节省的一枚炮弹留给下一位炮手吧!”

打靶结束,师长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,跟随行的团长说:“在你们团一炮连,没想到一个政工干部,火炮居然打得这样准!”

团长听了师长的表扬,先前的老树皮般肃然的脸早已喜上眉梢。



故事兵阵

长征

第4208期

★新锐故事手

我的“专柜”,我做主

青铜奏鸣

——与博物馆有关的故事



绿宝石

■夏董财 孙鑫

黄昏时分,她常常在村口大槐树下守望,像过去的8719天一样等待着。

乡道上,一个熟悉的身影由小变大,向她跑来。她揉了揉眼睛,是儿子晓兵!“妈,我回来了!”晓兵穿着参军时那件军装,只是衣服洗得发白,领口那颗扣子是她亲手缝的,她记得分明。

她凝望着儿子年轻的脸庞,泪水涌出眼眶,千言万语好似卡在嗓子眼儿,竟一句也说不出来……

“老阿姨……老阿姨……”另一个声音在身后呼唤。她转头看去,没人啊,等再一回头,儿子已经消失。

“阿姨,您身体没事吧?……阿姨,醒醒……”声音再次传来,她如梦初醒。“老阿姨,您怎么靠着展柜睡着了?是不是太累了?”热心的博物馆讲解员关切地问道。

“啊,我有点迷糊了……”她难为情地抹了抹眼角,目光又落在展柜里那件军装上,嘴唇颤动着:“姑娘啊,大娘想在这照张相……”

那是一件老旧的军装,衣色已发白,而领口那颗纽扣却如宝石一样保持着光泽。

讲解员举起手机,老阿姨的嘴角泛起淡淡的笑意。那实物铭牌凝固一段壮烈:“XX高地战斗036号烈士遗物”。



一声喊

■谢贵杨 姜彬

老战士周秉志的身体越来越差,临住进医院前,他执意要出去走走,家人拗不过他,就用轮椅推着他出了家门。

左拐右拐,他们走进了位于复兴路上的军事博物馆。其实,老人的目标很明确,一心就是奔这来的。现在,按照他的旨意,儿子搀着他径直来到地下一层历史武器展厅。

这是怎样的一个阵势,金戈铁马汹涌而来。老人孱弱的身躯像灌注了旺盛的生命力,他甩开搀扶,一步一步,缓缓走向陈列的坦克、装甲车和各式火炮跟前,脚步徐迟但非常稳健。

他突然停下了脚步——这是一辆外军的中型坦克,斑驳的钢板上凹陷的弹痕依稀可见。他颤巍巍地走上前,用手触摸着,“是它!就是它!”儿子看到父亲浑浊的眼里闪着久违的精光。在那年严寒的边境作战中,父亲扛着反坦克火箭筒,准确命中这辆“乌龟壳”的腰部……那是父亲这辈子最荣耀的事情。

少顷,他从上衣口袋摸出一张发黄的老照片,喃喃地说:“老贾、洪东、王国……我们战友又相聚了……以后我可能再也来不了啦……”

他思忖了一会儿,似乎集聚起生命的全部力量,挺直腰杆,从胸膛里迸发出一声呐喊:“冲啊!”

插图 朱凡

脉息

■曹慧民

上周五,适逢国际博物馆日。

博物馆,珍藏着一个民族和国家历史进程的岁月留痕。她用最轻最轻的语言,说着世上最深最深的话语。

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“超级连接的博物馆:新方法,新公众”。我们以讲故事的方式,连接博物馆,博物致知,温故知新。

为纪念和庆祝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,轻轻地,我们走近博物馆,在历史的音容笑貌中,聆听世界上一种最轻最轻的声音诉说激荡的中国梦。

《肩炮射击》所讲的“82”无后坐力炮早已退出现役,但它的故事映照着一支队伍走过的筚路蓝缕和铁血荣光。

惊世、润德、启智、励志,文物的意义大约如此。当它们以“实物”的形态呈现时,它或许是死的,而当辅以历史的来龙去脉和人物的风云际会,历史的脉息,顷刻间激活,为我们的记忆补上血肉和肌理。

格林伍德在解读克罗齐时说:“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。”走出博物馆的人们,你们是走出了历史,抑或走进了历史?

轻轻的语言,轰响着不息的当代回声。踱过岁月的河流,凝眸博物馆一件件文物,我们以当代军人的名义深长思考。

插图 朱凡

★我喜欢说故事

口述实录,岁月留声机

我挂上上等的军衔。

平时,因说话轻声细语,有的战友嘲笑我。这深深刺痛了我,我有意识地扯着嗓门大声说话,以此表达我的愤怒。可没过多久,不知不觉中,我说话声音又变轻了。

连长威猛壮硕,批我的时候,见我不吭声,越批越急,声音越来越大。我心里奔过一万匹灰骆驼,可依旧沉默不语,偶尔从嘴里蹦出几个词儿,搞得连长火冒三丈。

没错,我就是“三脚踢不出个屁来”的兵,内向胆小。有时我也恨自己,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?

我研究过心理学。我家在农村,很小的时候,父亲和他哥,就是我亲大伯,经常打架。原因无非是今天你家的牛吃了我家的菜,明天你屋檐的雨漏到了我家的院。人穷志短,再加上妯娌间添油加醋,兄弟间就越掐越猛。

按理说,父辈们如此有“血性”,我应该也不会孬啊!可是,我那会儿真的吓坏了。有一次看见父亲额头上淌着血,大伯恶狠狠地说:“你小心你儿子,碰见,我就像杀鸡一样割了他!”我躲在屋里大气不敢出,生怕被发现,眼泪像水珠一样。

这时候,没有谁会注意一个角落里的孩子。父亲进了屋,看见我,气不打一处来,狠狠瞪了我一眼:“哭什么哭?!”

在这样的不安中,我慢慢长大。看见有人打架,我就躲得远远的,生怕飞刀伤了我这个吃瓜群众。我恨透了自己。高中没毕业,父亲对我说:“孩子,窝在农村没什么出息,你出去闯闯吧!”

硬汉是炼成的

■曹振鸣



这样,我就当了兵。

我以为穿上军装就可以威武雄壮成为硬汉,我错了。下连后第一次班务会,一个战友说我“娘炮”,惹来一片笑声,我的“小宇宙”差点爆发,脸红一阵青一阵。班长安慰我:“他们和你开玩笑,别往心里去。”

这就是我的班长,支撑着我干下去的精神支柱。他拥有中国军队好班长的许多优秀特征。班长是军中之母,这话一点没错。我的故事刚刚讲了一半。

后来,我被调到一个油库站岗。之前的班长退伍了,我的班长过去顶替,顺便把我要了过去。

油库远离营区,在一个偏僻的山里。

站岗的地方阴森森的,尤其午夜那班岗。风吹着树叶,唰唰响。遇上神经质的战友说,白天洗了床单拿去晒,结果丢了,怎么也找不着,结果夜岗的时候,有人发现那床单就在坟地附近。他这么一说,我心里又奔过一万匹灰骆驼,风吹过来,我直打哆嗦。

那天,很幸运,我和班长一起站岗。和班长一起站岗,我胆子就壮了。一个深秋月光皎洁的夜晚,我和班长并肩站岗,眼看还有半个小时就换岗了,突然,班长瞪大眼睛一动不动。我刚想问怎么回事,班长按住我,示意不要出声。

“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?”

“没有啊。我心里一紧,也警觉起来。

风吹叶落,山里隐隐传来狼嚎的声音。声音清晰起来,在油库西北方向的那片密林里。我紧紧地握着枪。

“我过去看看。”

“班长,你?我……”

“没事,勇敢点!”没等我反应过来,班长就循着声音迂回过去。

月光苍白,我恍若看见了战友丢失的那张白床单。

突然,眼前冲过来两个人影。我还没反应过来,班长就冲上来,我本能地喊着,尽管声音有点哆嗦。

影子迟疑了一下,还是冲了过来。我大喊一声:“站住!”